我欠我妈一桶油

●杨晓兰

居家避疫，日子倒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是原本打算回村住一两天的日程被迫取消了，还有就是要给老爸蒸一条鲈鱼，给老妈赔一桶花生油的承诺搁浅了。

中秋节后的某一天，我回村给二老蒸了一条鲈鱼，老爸吃了赞不绝口，又是夸鱼，又是夸我的手艺。首秀大捷，我倍受鼓舞，当下就表示：这下顶事了，我记住了。我妈人家向来不轻易夸人，一边剔一块鱼肚子上的肉，一边咂吧那个鱼头，慢条斯理地说："好吃倒是好吃，就是太费油。"可不是咋地，我是学着人家美食节目做的，鱼蒸出来，足足泼了三勺子滚油的。我妈当时站在我身边，一眼一眼看我往锅里倒油，她排比加递进一连说了三个"行了"。

等我做好几个蓄谋已久的大菜，从"火线"上下来时，我妈说："你一来，我那油就遭殃了。"我回头打量那个油桶，可不就剩个底子了。我笑着说："这老人儿讹人呢。国庆节回来我赔你一桶油！"

国庆节让疫情给毁了，那几天，我基本上隔一天打一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得瞅合适的时间，早上打不合适，老俩口下地前得先安顿好家里那三十多张嘴——羊，鸡，狗。哪一张嘴照应不到都会造反。傍晚打或许才刚进门，那一圈羊只要一只叫开，肯定是一呼众应，"咩咩咩"声势浩大，排山倒海。在我少年时代的某个大旱之年，这种"饿肚"声音曾经让我惶惑不安，以至于在我的潜意识里总是把这种声嘶力竭的羊叫声听成饥馑之年拉响的警报。羊们集体"声讨"之后，人再没有点实际行动，它们就开始骚乱暴动了——在栅栏的薄弱环节踩踏攀爬，企图越圈而出。为了避免"炸群"，人再累再饿，先得把这群祖宗安抚好。在这种沸反盈天的混乱状态下，油锅溢了也顾不下管了，何况是电话。艺术点说，在充满野性而又雄浑的农家黄昏交响曲中，抒情悠扬的手机铃声就明显孱弱无力。

所以说，我的片儿汤式的慰问电话只好半前晌半后晌打。这个时间段理论上是合适的，实际情况是人家老俩口正奋战在金色的田野上，镰刀霍霍，鏖战尤酣，说话得拣重点，抒情议论大可不必，温声细语的关心问候点到即可。但片儿汤也得卖呢，有用没用咱想说呢，就像咱小时候他们唠叨你好好学习，听老师话，别和娃娃们打架一样。我说：你们每天少受点儿，一定注意身体，三天的营生匀成五天做……咋不咋吃好饭……出地干活拿壶热水……没有菜就吃点胡萝卜南瓜，补充维生素……你才拉开架势说呀，人家那面儿就提示你："知道了，没别的先就这哇。"幸亏操作手机迟钝，是咱挂他们，还能稍微延迟那么十来八秒。

我老公在一边借机挑拨离间："哈哈，人家忙得不想朝理你，嫌你啰嗦哩。"我说，咱人不到位，话得到位吧；咱油不到位，态度得到位吧。说到油的事情，我们都笑了。

真心话，一想到这老俩口大野地里秋收，我心揪得紧紧的。时不时的就想打个电话，我爸很乐观："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少了。"我妈贪心不足，而且对土地对庄稼的感情很深，除了赞美籽种好老天爷好收成好以外，总是那句话："照这再收割上半个月，有货了。"

气象预报大风降温前一晚，我想问问秋收进展到什么情况了。给我爸打电话关机。转而给我妈打，打了几次都不通。我说这个玉丹又把电话弄成静音了。我妈小名儿叫玉丹，我们背地里开玩笑常常直呼其名。

我老公在一旁"扇风"，说人家把你拉黑了，嫌你话痨影响生产。我说，她还没掌握那项技能。

过一阵打一次不接，再打一次还不接，我就不由地念叨这老人这是忙啥呢？我老公说，这次拨通了你变个声音问她这两天忙完没，咱看老人能听出来不。

八点多，我再次打电话。通了！老公在一旁挤眉弄眼示意我捉弄一下他丈母娘。我大声说："玉丹，你这两天忙完没？"我妈说："完了，尾尾(yi，三声)巴巴了"意思就是进入扫尾阶段了。我们俩捂着嘴笑了一气。我妈大概正在琢磨电话是谁打来的，紧接着就试探着说："你看我这耳朵，熟熟的个声音没听出你是个谁？满堂啊？"满堂是她年轻时候的闺蜜，人家嫁到了城里，一回村还是找她。我憋着不笑，我说你再猜，咋连我声音也听不出来了。我妈很坚定地说："哎，你是改萍儿！"改萍儿是我隔壁三婶，人家也搬到城里了。

我再也憋不住了，笑了一气，喊了一声"妈。"我妈这才听出来是我。

我说："妈，不是我要捉弄你，是你女婿腾(鼓动)我哩。"我妈哈哈大笑，说我们都是些"带雾货(傻子)"！我又说："城里解封了，油我给你买下了，一半天我回去呀。"

我妈说："我有钱呢，用你买得个啥油！"

我爸抢过电话说："你放心哇，别猛跑，得听人家政府安排哩。俺们有吃有喝，没病没灾，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今年又安顿住了。"你听我爸这番话，叫我点评那就是讲政治，站位高，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骈散结合，朗朗上口。

我妈说不了那文词儿，但丰收的喜悦毫不掩饰，她说："红高粱场面上就粜了，红板子一本，进了老队长的腰包。"农业社时候，她是我们村的"铁姑娘"，她老汉是生产队长。

这一通电话打完，我俩先是为这个恶作剧的策划美美笑了一气。笑过之后，觉得再不能卖片儿汤了。近日，就近日，无论如何得回一趟村。

我的计划是把那桶油还上，再整俩大菜，庆祝两位老庄户人秋收大捷！

压题图片　马占俊　摄

诗词六首

●孙振兴

卜算子·新年感怀

希冀始于春，岁岁情如故。纵使书中梦不成，常学吟诗步。

敛足少离门，谨避灾和苦。识得人间冷暖时，自有相宜处。

江城子·述怀

老来奋发打工忙，走城乡，历风霜。如履薄冰，唯恐见炎凉。愿付辛劳重创业，心益壮，路方长。

早年曾有好时光，太疏狂，不图强。虚度韶华，回首笑荒唐。自信今生无愧怍，门冷落，户和祥。

纪念抗美援朝

邻邦窜入野心狼，登陆仁川战焰猖。
卫守英雄驱暴虐，侵吞盗寇制凶狂。
将军立马驰千里，统帅挥师肃万方。
众志成城功业伟，惊天壮举固炎黄。

赞塔乡

应州自古好河山，塞上明珠倍壮观。
舍利珍奇藏域内，浮图耸峻入云端。
名留青史三皇业，位显丹墀五后銮。
更喜今朝逢盛世，天时地利庶民欢。

自勉

运里阴阳已晓知，镜中明暗数青丝。
曾经大浪该如此，尚有豪情似旧时。
云卷云舒浮瑞梦，月升月落入清词。
篱边赏菊南山近，和唱东风第一枝。

无题

古迹翻新造假重，谣言骗术竟从容。
西门满室生颜色，孟德空棺失影踪。
到处铭文貂续狗，逢人立传蟒攀龙。
何当整肃黄金业，正本清源史料丰。

梦里又回姥姥家

●李成斌

秋雨敲响头顶的瓦，
睡不着常想姥姥家。

两间茅庵庵土坯房，
门梁仅过武大郎。

六尺火炕七尺席，
客人家人一搭搭挤。

姥爷有点像杨白劳，
皮袄虽烂心肠好。

五十岁背驼眼昏花，
亲不过常来的外甥娃。

烧熟的土豆软绵绵，
递给了外甥笑声甜。

金针花开嫩又黄，
舅舅教我怎扬场。

信手编一个麦秸笼，
捉一个蚂蚱笼里鸣。

小姨子谜语一箩筐，
猜得我脸红心发慌。

庙院里看戏手拉着手，
走在街巷不怕狗。

杏花儿开罢牛拉犁，
跟着姥姥学耧畦。

房后的葡萄半紫红，
就盼着中秋月儿明。

姥姥家瓜菜吃不完，
背回山边度荒年。

几回回送我出村口，
瞭不见背影还挥手。

如今高楼又大厦，
不知道心里头想吃啥？

手剥羊肉大龙虾，
哪抵上姥爷的豆腐渣。

夜长想爸又想妈，
梦中又回姥姥家……

诗之颂

●田鹏程

你是夜晚的流星
照亮我头顶的黑暗
哪怕只有瞬间
依然是光明的闪现
还是心灯一盏
驱赶走我内心的灰暗
使我不再忧伤
有了新的期盼
更是我前行道路上的火把
指引我走向幸福的彼岸
让我摆脱困惑
从此活得简单

芬芳生活的苦豆豆香包

——致众福缘合作社的姐妹们

●罗学玲

众福缘的苦豆豆香包
是以岁月命名的芬芳
幸福的步履
是从山阴乡村走往各地的快乐
特色民族文化产品再创造
是姐妹采撷着心尖上的喜悦
用巧指放飞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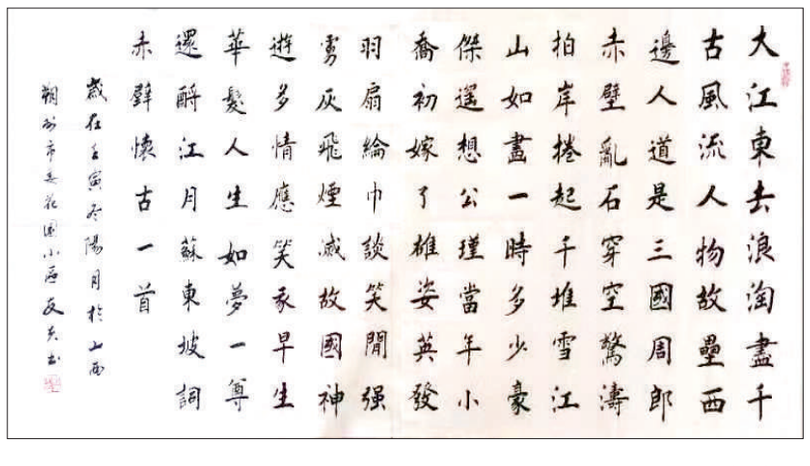
在山西山阴岱岳东大滩
当空气中弥漫着
蒸出的三草味香
深藏在桑干河畔的梦幻
顷刻打开命运栅栏
放飞生活秘诀和明亮

这里，在向命运说不的卫红宇们
骨骼坚硬
她们把鲜红的党旗挂在墙上
向鲜艳欲滴的红借力
把十年九旱、穷困的根
牵向大道康庄
当香包走出家门
把姓氏一针一线隐藏
让家乡的山水人情藏于香包
让它们栖息在更远地名的枝头
叽叽喳喳着祝福和吉祥

在东大滩众福缘，有爱的天地
沐着风雨希望在路上
生活和梦想，是打通的经络
日子充满了帮困、敬老、助残
砌筑了充实、富有
和谐欢乐在岁月长河徜徉
澎湃着爱的脉动
荡漾着新鲜血液的波光

听，那庄稼拔节的声响
举起节节攀升的自豪之光
她们心灵手巧
弹奏出一曲新时代的骄傲篇章

注：三草是苦豆豆草、地椒草、香茅草。



魏友夫　书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九）

焰旺火

●陈永胜

一

朔县人过大年：
有啥没啥，当紧不能少下旺火；
光景发旺，全凭烧上；
不焰个旺火，那可要多拦兴就有多拦兴哩；
……

从中可见，当年朔县人对旺火是情有独钟的，甚至到了奉若神明的地步。如果说灶王爷、财神爷以及诸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寄托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那么，旺火则是一尊看得见、摸得着的"神"，它把人们的精神世界烧得火红——火红——火红。

旺火流行于山西、河北、内蒙古和北京等地，其中尤以山西为最。在山西，又以晋北为最。在晋北，怀仁人说他们的旺火最高最大，能着三天三夜，此话不假。然而，朔县人的旺火，在形体上虽说着不了三天三夜，可它却着在了人们的心坎里，而且一着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过大年焰旺火便流传到了今天。

二

用矿物学的理论来解释，煤和炭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可燃的黑色固体，主要化学成分是碳、氢、氧和氮。在朔县人的眼中，煤和炭基本上是两个概念：块状的叫炭，也叫大炭，体积一般在拳头大以上，大的有二尺见方大，100多斤重。粉状的叫煤，一般指的是本地黄杏大小以内的颗粒和面面。鉴于炭和煤之间的分别，也就是体积在黄杏到拳头大小的叫坷垃炭。煤是不能用来垒旺火的，大炭最好，坷垃炭次之又次。

旺火在朔县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恐怕已很难考证了。相传是很久了，"久"在煤窑问世之前，那时的旺火是用树枝和木头架起来的，形如现在的篝火。据《朔县志》记载，隋唐时期朔县就开始了煤炭的开采，宋代时已有了煤窑。粗略估计，用炭垒的旺火很可能在明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在朔县流行起来了。

在朔县，除去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民，其余人家过年都是要垒旺火的。我小时候，我们巷子里的人们一般都垒一大一小两个旺火。小旺火焰于晚上六七点吃晚饭前，名之为"安神"，是时，响一两挂鞭炮和若干枚大炮就行了。大旺火焰于晚上十一点后到十二点前，名曰"接神"。其实，大多数的朔县人，尤其是城里人过大年大都喜欢焰两个旺火。如今一些农村还有这种风俗。

三

朔县的炭，无论是北山脚下的还是南山跟前的，其质量都是逊色于平鲁的，原因是它的热量小、含硫高、灰分大，用土话说就是"劲气不大"。因此，垒旺火若有平鲁的炭，那就再好不过了，尤其是平鲁下面高村的炭，最受朔县人的欢迎，称之为"面高炭"。不过，这是相比较而言的说法，朔县的炭也是很不错的，焰着的旺火，同样是光芒四射的。

朔县人最忌讳垒起后的旺火中途倒塌或被人撞倒，更忌讳旺火未冒完大烟或燃烧到高峰前倒塌，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事。小时候，每到大年三十夜晚到伙伴们家里玩耍，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句话就是"不敢瞎跑，当紧不要触正人家的旺火"。要叫旺火不倒塌，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一是炭要破好，二是垒法要讲究。

人们买回来的炭，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垒旺火前需要用板斧顺着炭的纹理劈开，厚度一般在3到8厘米之间，然后再敲打成大小不一的长方体，这就叫破炭。在垒法上，一层一层的炭要错开缝缝，就像盖房时垒砖一样严谨，同时炭与炭之间要留下适当的火焰出口。旺火的形状，则根据各自的爱好，有的人垒成了圆锥形，有的人垒成了圆鼓形，有的人垒成了宝塔一样的方形，各有千秋。大致有40至80厘米粗，50至100厘米高。一般而言，垒一个旺火需用炭50至200斤。

旺火有在平地垒的，也有起高垒的。我小时候，父亲喜欢在一个凳子上撴上一个直径有60多厘米粗的大铁盆，里面装满土，再在上面铺上两层条砖，中间预先留下火口，铺上一层厚厚的绒柴，上面撴上一捆碗口粗的旺火柴。这旺火柴最数红松木的好，有焰、耐着、劲大，杨柳木是比不了的。旺火柴撴稳当后，破好的炭早已闪着黑紫色的光芒等待着主人的检阅。

旺火垒好后，还有一道工序是把一个竖写在红纸上的"旺气通天"的旺火签儿粘在旺火的头顶。远远望去，犹如古代大将军头盔上飘着的那一束红缨，好不威风。阳光照射下，旺火周身闪烁着紫蓝色的光芒，向着全院的人们微笑。还有的人家喜欢给旺火穿一身彩色的纸裙，远远看去，比朝鲜姑娘还好看。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即使旺火没垒周正，也遮掩了过去。颇受旺火垒得不好看的人家的喜欢。

上个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朔县男人们，不会垒旺火的人是不多的。大多有"奶功"。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吧，大人们垒旺火，娃娃们就在旁边用炭渣渣学着垒，等到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就无师自通了。

四

过去的朔县城，如今叫朔州老城，曾经大都是四合院落，布局比较井然。新中国成立后，大多院落住着多户人家，比如说我家这处院落，一共住着五户人家，我爷爷和奶奶信奉耶稣教，不垒旺火。其余四户人家都在自己的家门前垒一个或两个旺火。我记得，从1974年到1983年，我们家和西房里的林叔叔、武叔叔都喜欢垒一大一小两个旺火。我家的小旺火固定不变垒在大门里头。西房的武叔叔则是一大一小并列在家门前。朔县人的"接神"旺火大多在夜晚11点多些开始点燃。

把旺火点燃，朔县人叫焰旺火，也叫扇旺火。1976年以前，朔县人的旺火或南北、或东西两面都留着火口。旺火点着后，两个人拿着拍拍对着两个火口使劲地扇，直至冒罢大烟。

我们院里四户人家的旺火一般都是晚上10点50分开始点火，然后互相帮忙扇，扇了一家扇一家，轮着扇，十分紧张，十分费劲。旺火点燃后，如果不扇，很容易造成引火的绒柴着完了也引不着旺火柴，或者是旺火柴着完了也引不着旺火炭。容易被"降死"。要是这样就麻烦了，"黑了旺火"同样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因此要使劲地扇，扇烂了拍拍也在所不惜。

拍拍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炊事用具。它是用高粱秆出穗的那一节手工制作的，上下两层，一层南北向，一层东西向地用线缀在一起，然后裁成圆形或方形的，圆形的用来当锅盖或笼床盖。方形的当面板什么的，十分好用，用来扇旺火就比圆形的风大。在男人们起劲地扇旺火的时候，女人们常常是穿着新衣服围在一起评头品足地"哈哈哈"笑。"这个男人会扇""那个男人没劲"的"评论"不绝于耳。旺火在拍拍的扇动下，卷着一股又一股的浓烟冲天而起，突然"轰"地一声，旺火红了，女人和娃娃们"啊"地一声惊叫起来——旺火亮啦。扇旺火的男人们也停了手中的拍拍。很快一股浓烟"呼"地一下又窜了上来，红了的旺火立刻又暗了下来。"不行，还得再扇。"女人们虽说不会扇，但指挥起来倒挺在行的。经过如此几个回合，大约20多分钟后，旺火的大烟就很不情愿地被拍拍扇跑了，留下来的便是一个通红的旺火，一个通红的小院。

五

大约到了1976年，我们巷子里的人们，焰旺火开始用风匣了。既省劲又省拍拍。"以前我们咋就没想起家里的风匣呢？""啊呀，咋就没想起来呢？"我想，大概是人们嫌搬腾家里的风匣麻烦吧。1981年后，手摇皮带轮风匣流行起来，不久电风匣也潮水般地进入了家庭，焰旺火就更轻松了。

晚上11点开始焰旺火，一般在11点半左右，旺火就冒罢了大烟，12点多着到了高潮，旺气直冲云霄。此刻，各家管各家，鞭炮、大炮一个劲儿地响。到1985年前后，市民们的光景普遍好了起来，花炮的种类也一年一个样地多了起来，旺火也比七十年代的大了许多，要不是城里人家院子的空间有限，旺火还不知道垒多大呢。

大约到了晚上1点多，炮也响得差不多了，旺火从里到外燃得通红，袅袅的轻烟，仪态端庄地飘向天空，宛如成熟少妇逛街时的雍容和优雅。此时，一家人伸出双手围着旺火烤，正转三圈烤，倒转三圈烤，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自己来年最想做成的事。

六

旺火烤完后，各家的主妇又从家里端出一盆花馍馍，用筷子扎住举到旺火前烤，大约七八分钟后，就烤成了一个红黄红黄的圪蛋，掰成两瓣后，白面的幽香便喷薄而出，钻进了人们的鼻孔，流进人们的心田。如今想起来，真是香死个人啦。

母亲把烤好的六个馍馍端回家，又化了六碗红糖水，说："先让来咱家的神来吃，然后咱们才能吃。"看着我们兄妹馋涎欲滴的眼神，父亲笑着说："吃哇，神早就吃完了。"那时我弟弟不过四五岁，总是会问："妈，神在哪哩？咋不用筷子呢？"

"赶紧吃哇，小心惊了神哩。"母亲温和地说。

吃了烤馍馍，喝了红糖水，全家人的脸上汗津津的，荡漾着无限的春光。抬眼望望窗外，红彤彤的旺火迎着寒风站在院子里，祥光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更映红了人们的心。

我小时候，朔县人还有个讲究是，旺火燃烧完的第二天不做清理，一直等到初五早上"送穷媳妇"时才一并清理的。原因是朔县人有初五前不倒垃圾的习俗。大约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感到，从初一到初四，燃烧后的旺火堆在院子里，既不美观，又影响出入，还有一点就是正月里西北风多，旺火的余渣余灰不清理，院子里的环境就会受到污染，于是人们就不约而同地于初一的大清早或初二大清早就把旺火的灰渣清理出去了，也有的人家把清理好的灰渣装在尼龙袋子里，等到初五早晨送"穷媳妇"时和其他垃圾一起倒掉。

七

旺火固然千好万好，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污染环境，以朔县城内为例来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旺火一年比一年垒得大。再加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本的大院纷纷改建成了小院，户数也就随着增加，到了过年，旺火也就自然多了起来。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啦。

还有一个现象是，改革开放后，城里城外的沿街商铺逐年增多，不少商家喜欢过年时在商铺前垒个旺火，小则半人高，大则两三米，夜幕降临后，陆续开始点燃，一直持续到夜晚11点多。到了2000年前后，住宅小区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出来，虽说住进了楼房，但人们依旧还是放不下那个梦魂萦绕的旺火，于是，或者一个小区垒一个，或者一栋楼前垒一个，或者一个单元楼前垒一个，都是高出一人的大旺火，燃烧后的浓烟就可想而知了。

大年三十，从夜幕降临开始到凌晨两三点，一个朔州城笼罩在滚滚的浓烟之中。

前几年开始，我省实行"禁燃禁放"，朔州城里的旺火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电旺火的兴起，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以及人们观念因素，至今没有成了气候。不过，消失也是一种美，那就让旺火的印记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吧。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